

# 热闹深处是清寂

方雪梅

一切热闹的东西，看深了久了，芯子里却是清寂。

比如，烂漫的春，必将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繁盛的夏，也终将是秋水长空雁过无痕，落得个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

儿时，因为家住影剧院，便比旁人多了些观影看戏的机会。每有戏剧演出，父亲必在靠近舞台的位子让我坐好。多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并不十分懂得，只是痴痴地看着。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表姐主演淮剧《孟丽君》。一出场，便是满台香风细细，水袖长长，飘过来，闪过去，屡屡拂过我的面颊。至今记得面颊的那一小块，像被第一缕爱恋的目光吻着，紧张，甜蜜，散发出温热迷人的气息。

表姐亮出天生的好嗓子，唱：“古道西风愁断肠，我真像无舵的船儿遇险滩。”伤痛，不屈，清泪溢出妩媚的眼！表姐不像寻常的演员，以袖遮面，侧过身去“啾一啾一哦一哦”一番，表示啼哭。她真哭，以致毁损了妆容。而我，也看得痴了，且莫名地忧伤，晓得不同于往日没有得到糖果的忧伤。

此时，表姐不再是表姐，她从戏文里摇曳而出，是活色生香的孟丽君，千般愁思，万般怨恨，胸腹间满是正气凛然。终于，眼见得她女扮男装得了头名状元，眼见得她官居丞相为父母昭雪了冤情，眼见得她恢复女儿身嫁予了有情郎，好一番锣鼓铿锵，好一片欢天喜地！于是，观众在唏嘘中满意而去。

剧场灯亮，曲终人散。

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此间人们留下的垃圾。安静的锣鼓家伙，安静的满场座椅，不安静的孟丽君还原为安静的表姐，在后台狭小的空间，幽幽卸去妆容。

台上的繁华终究短暂，而台下的清寂才是永恒。

前不久，看《红楼梦》。一群俏丽的丫头，在园中欢天喜地淘制胭脂膏子。“胭脂膏子”，这四个字，单念一念，便觉齿颊芬芳，似有无边的香艳从文字中浮漾出来，由不得人就醉了。其实，这样热烈的东西，不过是衬托了后面无边岁月的荒凉——再热闹的青春，终究是风流散去，花落人亡两不知。

明白了，人生便觉松快许多。

前些天整理旧物，翻出了一幅蜡染壁挂，不知何时从哪个古镇淘得。是丁绍光旖旎的西双版纳女子，妖娆风情的面庞，婀娜修长的身姿，绚丽奇特的饰物，在幽蓝的背景上醞醞地发光。若是十年前，说不定就做了披肩，出去小小地招摇一番。如今，却随手将它搭在了一块玻璃桌面上，让它受着每日必落的灰尘和水杯不时泼出的水渍，不再有内心的纠缠。

抬眼看，电视里正播张柏芝的一条广告，是关于奶粉的。一身素净的她，面貌姣好。只因经历了些世事，便懂得可以含着泪微笑，也可以笑着流泪。这个被时光淬砺过的女子，慢慢地伸出手去。那一头，是男孩娇小的身躯，也是一个母亲生命的全部。在这母子相拥的盛情里，滤去了男女之间爱与恨的纠缠，留存的是人世间的细碎平常，单纯的温暖，老棉袄一般的质朴。

时间在交给一个人阅历的同时，在热闹的背后，必然顺手赋予她沧桑。而在沧桑里泡过的女子，走出爱情童话的繁花似锦，又带出了一份从容与淡然。像童年脱手而去的一串彩色气球，在遥远的天际，飘啊飘啊，飘啊飘啊，无声而斑斓……

## 婆婆，我最爱的女人

清茶

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只上过两年学，除了在生产队干过活，基本上就是全职主妇。但她却赢得了周围所有人的肯定、喜爱和尊敬，包括我。

她是我的婆婆，我最爱的女人。初见时，我只觉得她是个和善本分的农村妇女。后来，她伺候我坐月子，把我和儿子养得白白胖胖的，自己则一个月瘦了十斤。并且，在此期间，一直都是开开心心，没有一句话抱怨累的。感动之下，我出月后第一次逛街，就给她买了一只金戒指。从小是苦孩子的婆婆十分感动，可我的感激，又岂是这个戒指所能表达的？

儿子哺乳期间，一直是婆婆跟我们住在一起带。当时并没有请保姆一说，我上班也忙，我们俩口子带确实忙不过来。记得我经常说：哎呀，累死了，还要三天才放假呢！但婆婆是这样表达的：还有三天你就放假了，到时都在家，就轻松舒服多了。我从那时就明白了，什么叫乐观的思维模式。

儿子断奶后到上幼儿园前，一直都是在乡下老家由婆婆带着。每周我回去，总看见一个忙忙碌碌、快快乐乐的奶奶，带着一个强壮、干净、可爱至极的宝贝孙子。当时家里还有自留地，经常看见婆婆挎着一大篮蔬菜什么的回来，儿子一见她就用小腿跨上去要抱，她乐得闭不上嘴地蹲下来把孙子和菜都揽在一起。儿子被公婆带得好极了，他们是很宠爱儿子，但也会因势利导。我当时对儿子很严厉，想想是年轻没耐心，现在觉醒了，可时光又如何再来一遍呢？

后来，我要在职读研，公公尚未退休，婆婆一个人进城来跟我们住。从一开

始什么都不会到上菜市场买菜，到后来家里日常用品采购全包。婆婆洗衣烧饭、打扫卫生，什么都做了！我顺利完成了学业，评上了职称。老公的事业蒸蒸日上。儿子顺利成长为一个阳光大男孩。这一切，婆婆的功劳比天都大！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亲如母女。而且，从来听不见婆婆说一句负面的话，对儿子、媳妇、孙子如此，对其他人同样也如此，有些亲戚对她说话气势压人，都不见她生气介意，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好待他们。我给她买一些吃的、用的、穿的，她都很喜欢，还对别人说我们的好！婆婆和我们相互都一直说好，传到对方耳朵里都是好的，不断正反馈，所以事实上也越来越好！儿子如今上大学了，偶尔还要跟奶奶发发嗲，又高又大的儿子把又瘦又小的婆婆搂在胳肢窝下，两个人脸上都笑得开满了花一样，婆婆离儿子的肩膀还差一段呢。看见这美好的一幕，我的心里满是生活的甜蜜！

婆婆得糖尿病十余年，是她医生最模范的病人。医生和我们的嘱咐，她都能严格执行，不能吃的绝不吃。所以，她的指标控制得很好，瘦下来后身体比以前更好了，让我们很放心。我知道，她是要管好自己，不给儿女添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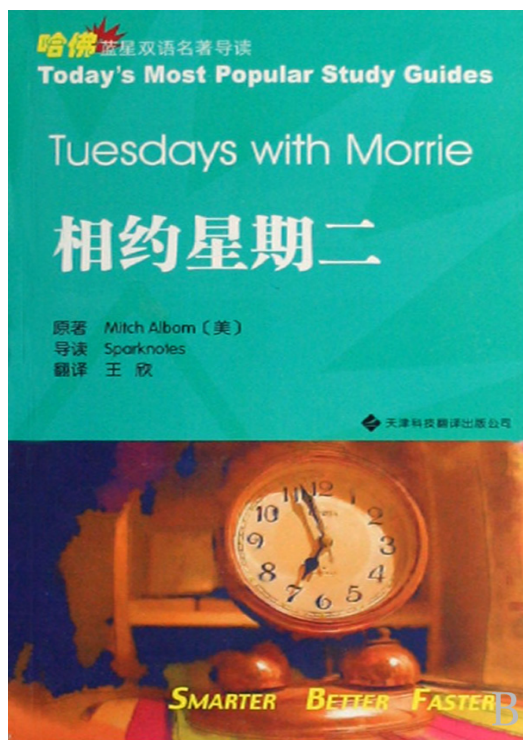
如今，我自己进入中年，逐渐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人生，知道自身的品质，以及能为家人和周围人带来的正效应，远比形形色色的所谓成功，要重要得多！对婆婆的认同，已从感性的感激，转化为理性的认知。

婆婆没什么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她对别人从不管头管脚，但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从不麻烦别人，好的东西总想着别人，从不贪小便宜。难能可贵的是，从不说人一句不好，对任何人都很好。结果是，最终大家都是很敬服她的。她身体力行着一句哲言：想好的、说好的、得好的！亲爱的婆婆，这一切都是你应得该得的！

身教重于言教，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勤劳、善良、无私、宽厚、豁达、乐观、知足、骨气和自制。我希望能够不断完善自我，早日成为像她那样的女人！

[好书推荐]

## 《相约星期二》：直面生命



“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这是写在《相约星期二》封面上的一句话。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莫里在一九九四年罹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一年以后与世长辞。作为莫里早年的得意门生，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在老教授缠绵病榻的十四周里，每周二都上门与他相伴，聆听他最后的教诲，并在他死后将老师的醒世箴言缀珠成链，冠名《相约星期二》。

米奇·阿尔博姆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电台主持人、电视评论员，此外还是活跃的慈善活动家。对于他而言，与恩师“相约星期二”的经历不啻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重读人生必修课的机会。这门人生课震撼着作者，也感动了整个世界。《相约星期二》在全美各大图书畅销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三十一一种文字，全球累计销量超过一千一百万册，成为近年来图书出版业的奇迹。

在这十四个星期二里，莫里和米奇聊到了人生的许多组成部分，例如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爱，如何面对恐惧，如何面对家庭，以及感情及婚姻，金钱与文化，衰老与死亡，最后一堂课便是莫里老人的葬礼。假设生命中只剩下健康的一天，莫里教授将如何度过？莫里是这样设想的：“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然而对他来说，再也不会有一天了。莫里告诉每个人，不要忽视生命中那些寻常的幸福，只要诚心诚意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完美的一天。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它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

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莫里老人临终前的一段话道出了生命的主旨：“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学者余秋雨为《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写了序言。他写道：“现在，他（莫里）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 即将消失的村庄

江南文学社 陆璐

老家要拆了，我决定回去看看。

村子里现在仍旧是土路，曲折且泥泞不堪。但我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了。我每走几步路就得甩甩脚上的泥，大大小小的水塘藏着各种各样我从小看见至今仍然叫不上名的虫子，活泼欢快。路两旁的油菜花黄灿灿的一片，一直连接到远方，在路的尽头消失。

走出泥土路，还是那片桃花林，有的桃树有一人合抱粗，有的却是才种上的，还没长开芽。这是有规矩的，我们这个村子，但凡有人出生，就必定要在村前种上一株桃树，叫做本命树。我走进桃林，桃花漫天纷飞，打着旋飘在地上，落在池塘里。我走过一棵又一棵桃树，就像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的老者。一片桃花林就是煌煌一大本家谱啊！

走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那棵桃树。它已经长得很好了，粉红色的花瓣带着浓郁的清香缓缓而落。在诸多的桃树中，这是极普通的一棵，但对于我来说，它却是我的兄弟。爸爸说，我出生时呼吸困难，抢救了三天，就在医生准备放弃抢救的时候，我的桃树突然开始长了，妈妈便笃信我能活下来，央求医生再

救我，最后才能救活了我。村里人都说，是本命树救了我。在我的桃树的树根下面，埋着一坛酒，是我出生时候，爷爷用桃花酿的，然后亲手埋下去的，说是等我考上大学了，再拿出来喝。

我躺在树干上，在沁人的花香里，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梦到了我的发小，小时候做的游戏，在河里游泳，和爷爷一起去摘莲蓬……安稳的桃树，安稳的风，好久没睡过这样安稳的觉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终于和我的桃树告别。后面就是我的村子了。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一座座老房子粗糙的墙面，像是我抚摸爷爷的脸的感觉。这些老房子虽然不再坚实，但是这是远游在外的游子们的寄托啊，只要故乡在，游子们便不会感到孤独，就会有希望，就会有继续奋斗下去的动力。

走了不多久，太阳已然西斜了。我看见前面不知道有多少树龄的老槐树下，一群老人在那聊天，他们看见我，都热情地打招呼：“大祥回来啦！”，“大祥，来二奶家吃龙虾，今天你二爷爷……”……都是真诚的灿烂的笑，咧开了嘴，不再有多少牙。我就蹲在他们的旁边，和他们说话，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聊的都是平常的小事，老人们在讨论自己什么时候死，从容淡定，像是看透人生一般，倒是我，听他们这么说，差点流出眼泪来。

很快回到我爷爷奶奶家了，我看见我家的烟囱上飘起的炊烟，就知道是奶奶为我烧好吃的菜了。进了大门，我看见爷爷正坐在门槛上，抽3块钱一包的烟，眯着眼望向大门，看见我回来了，赶忙叫我的名字，以至于被烟呛到了，咳嗽得脸通红。我连忙赶上去，为爷爷敲敲背，顺顺气。我看见门前的桌子上，有我爱吃的桃花饼，桃花糕，当年我爷爷就是以这些手艺“拐”来了我奶奶，每次说到这爷爷就一副得意的样子。桌子底下还有一坛酒，仔细去看，泥封上有我的生日，看来是埋在桃树下的那坛酒！

奶奶今天烧了好多好吃的，全是我爱吃的。奶奶喜欢看我们吃她做的菜。爷爷起开了那坛酒，瞬间酒香四溢，桃花酒是不醉人的，然而爷爷也仅仅只让我喝一碗，爷爷说，他把酒刨出来只是因为要拆迁了，要把这酒挪个地方，再埋起来，等我娶老婆了再拿出来。我看出来，爷爷奶奶并不想离开这里。

在我家前面有一条河，现在正是杨柳依依的时候，河的两边有不少人在钓鱼。一群孩子在旁边捣乱，用石块打水漂，惊得鱼儿四散奔逃，气得钓鱼的人大骂。吃完饭，爷爷收拾了一下就下船了，我也去。爷爷在后面划，而我爬在船中间的船帮上玩水。

船已经离开村子好远了，爷爷慢悠悠的划着船，唱着古老优美的船歌，高亢的调子惊起水鸟一片。

我回过头，看着村庄慢慢远去，最终消失了。